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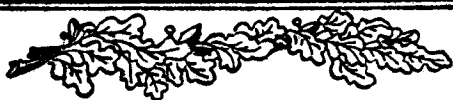
# 腐朽的灵魂

曲延坤著

4  
103

# 腐朽的靈魂

曲延坤著



新文藝出版社

• 1957 •

158  
A137

30678

## 內 容 提 要

这个中篇，通过青年陈林玩弄妇女、喜新厌旧的种种事实，揭露了那种道德败坏、品质恶劣的人的灵魂，鞭撻了腐朽、糜爛的恋爱观点。

县銀行职员陈林是一个未經思想改造的、灵魂卑鄙齷齪、利用裙带关系混进我銀行机关的一个工作人员，他看中了一个农村姑娘，就千方百计、欺騙到手，玩弄够了，见异思迁，又追求一个年青的女同事，以卑鄙的手段破坏人家的婚姻，事敗露未成。在調省銀行干訓班学习期間，又看中同組同学王貞，遂伪装进步，假造鉴定，利用种种欺騙、迎合的手段，騙得了王貞的爱情。并通过官僚主义的区文書，以“作风不正派”的罪名，强迫原来的妻子离了婚。但是，这种丑惡的灵魂和一切卑鄙惡劣的行为，终于在王貞下乡調查中間被无情的揭露出来。

## 腐 朽 的 灵 魂

曲 延 坤 著

\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11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\*

書 号 1421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3 3/4 字 数 72,000

1957年7月第1版

1957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0,000 定价(6) 0.32元

统一书号·10078·1421

定价：0.32元

# 1

星期日。县銀行里照例不办公，大門上了鎖，所有的办公室里都鴉雀无声，只有挂鐘在里面滴嗒滴嗒地响着。天空万里无云，太阳火炎炎的照着大地。但是，县行的“山峰”队正在后大园球場里跟供銷合作社的“无畏”队賽球。行里的职工大都看賽球去了。

會計員陈林，今天沒去逛街，也沒到球場去，他正在宿舍里給他在濰坊市經商的舅父写回信。他要舅父給捎只最好的“国光”口琴来；并提到：“我这几天，評級評的思想很不痛快！”为了表示他的不愉快的心情，他在“不痛快”后面，狠狠地地点上了个惊叹号。

李行長三岁的小儿子小宝，蹦蹦跳跳地跑到陈林的宿舍来：“舅！俺媽叫你。”

“叫我干什么？”陈林摸着他的小腦袋問。

“包，包餃子。”

“好啊。”陈林答应着，伸手拉开抽屜，拿出一包糖果来递给小宝。說：“誰給你的？”小宝兩只小眼眨了眨，小手一指說：“你。”“不对！”陈林糾正他說，“你媽你爸問你时，你說‘陈林舅舅給的’。听見了沒有？你不說，我下次再也不买給你吃

了!”……

陈林低头看了看刚做好穿在身上的白蚕丝绸衫，用毛刷子刷了刷鞋子上的灰土，又拿起小方镜子照了照脸，发现分头的分道有点不齐整，赶快用红色的化学梳子整理了几下，然后翘起嘴唇，仔细端详了一下门牙左边刚镶好的那颗金牙，然后又郑重的照了照全貌，才满意地微笑一下，拉着小宝的手朝行长宿舍走去。

李行长的爱人就是陈林的表姐。她今年二十五岁，细瘦瘦的个子，不很漂亮但也并不难看。行长比她大十五岁。因为行长的粗墩墩的不漂亮，年纪又大，所以结婚以后就受到爱人的统治：每月领下工资来，得赶快交给爱人，自己要用钱，要先请示爱人，经她批准后才敢花。谁都知道他是个听老婆话、怕老婆的人。他爱人虽是个出纳员，但她在县行里可很“硬”，大家背后都称她是“二行长”。

表姐正挽着袖子在揉面，陈林和小宝走了进来。

“又是你舅给你买的糖，小宝？”

“俺陈林舅舅给我的。”小宝看着陈林，按着陈林的指示说。

“行长哪去了？”陈林问。

“不知道。来，你包的好，你包我擀。”表姐将面擀在面板上，观察着陈林的脸色说：“怎么这几天见你不大高兴？”

“别提了，气死人！”陈林气呼呼的。

“为什么？”表姐疑惑地问。

“为评薪呗！”

“怎么，評的不合理嗎？”表姐很关切地又問。

“合理还說什么！他媽的小孙那个會計要啥沒啥，給評了二十三級，小王是个會計練習生，二十四級，我他媽的也是二十四級！看样子就他們‘德、才、資’够上了，就我不够！”

“你們會計股誰在那里負責評的，刘股長？”表姐替陈林抱不平，也生起气来。“他們給你評二十四級，什么理由？”

“什么理由！淨扯蛋——說我腐化，工作漂浮，連我鑲這顆金牙他們都有意見！”

“他們評了不算，得經領導批准；等会行長来家，我对他說說。”

表姐这么一說，陈林心里舒暢了一些。他抬头看了表姐一眼，心中无限感慨。他不由的又回忆起表姐給他的好处来——

陈林的家庭是中农。一家人都是干庄稼活的。但陈林自小就沒参加过农业生产。他在家念完小学四年級，十一岁那年，就被舅父領到濰坊市讀書去了。

舅父在濰坊市东关开着个小小的百貨商店。門面不大，卖的东西，也不是什么貴重的物品，多是些襯衫、褲头、毛巾、袜子、香皂、牙刷，再是些小鏡子、小刀子、書包之类。虽說不算什么大資本家，但誰見了他那个活似怀了孕的大肚子和那颗明光光的金牙，都認他是大商号里的大老板。舅父沒有儿子，陈林又生得精明伶俐，舅父看中了他，所以領他去上学。指望陈林学的会写能算了，就下来幫着他营业。陈林的父母当然高兴，陈林也自然同意。

陈林乍上去的那二三年，除了上学就是吃穿，舅父半点光也沾不着他的。陈林进了初中以后，星期假日里就学着给舅父照应买卖了。当舅父照应主顾的时候，陈林就站在一边看、学。他很羡慕和佩服舅父的本领：他的那两张嘴活似抹了油，买东西的不进来便罢，要进来了，就别打算空着手出去。同时，舅父还不断地，将他十几年的经商经验教给了陈林。

正当陈林初中毕业的时候，城市里“三反”“五反”开始了。舅父因偷税漏税太大，被国家罚了款。本来资本就不多，这一下子，舅父傻了眼；资本少了，又得供给家里的一家老小吃穿，怎么还能用得上陈林呢？

陈林也不傻，虽说舅父没当面对他说什么，但他却早看破了舅父的心思。同时，他也早就看到经营商业是没有什么前途的了。当时，陈林想到他表姐在本县银行里工作，又听说她和行长结了婚，便给表姐写了一封信，要她想法给解决职业问题。不久，表姐来了回信。信上说，她和行长费了许多心思，县行已同意他去了。

初到县行，陈林表现得很不错，工作、学习都挺积极，特别是在小组会上讨论问题的时候，他总是争先发言。他又会说，口齿又清，说起话来活似挺日本造的歪脖机关枪，又清脆，又响亮。就在这时候，他提出了参加青年团的要求。当时团支部没有批准，想考验他一个时候再说。陈林见没批准就去对表姐诉苦，表姐又对行长埋怨。结果，行长找着团支部书记，给陈林作介绍，说好话，下保证，以后才好歹算是批准了。……

表姐给陈林的这些好处，陈林时刻都记在心里。



这时楊副行長一步闖了进来。“喲！包餃子！李行長沒在家嗎？”

“誰知他到哪去了！”表姐笑嘻嘻地說：“楊行長，看你滿面春風，還有几天結婚？”

“再過四五天就請你喝喜酒！哈，我找李行長去……”他說着笑着走了。陳林用白眼送走了他。

“看！人家楊行長快結婚了，你的婚姻問題沒考慮考慮？”表姐笑着對陳林說。

“還考慮什麼，我要是個行長，准也就快結婚了；咱當小兵的誰跟！”陳林原是見楊行長和秘書股那個很漂亮的女文書成事眼氣，想說兩句氣話，等話說出口，一想到表姐的婚姻，連忙紅着臉改口說：“不怨別的，主要咱行里的女同志太少了。”

“咱行還有兩個沒有對象的呢。你看出納股那個小子怎麼樣？就是胖一點。”

“算了吧！”陳林冷笑了一下說：“剩下的那兩個，一個胖，一個滿臉蒼蠅屎，都是‘冷貨’了，倒貼錢也不要！”

“听你說的！就是你長的漂亮點吧，也不能這樣說呀！”表姐笑着說：“那你想找個什麼樣的？”

“我呀？”陳林將金牙呲了一下：“漂亮的就行。”然后又意味深長地說：“二十天前在城里大集上碰見一個農村姑娘，真漂亮！至今我還記着她的模樣。我看有個這樣的對象就不錯。等結了婚以後，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，象一朵鮮花樣擺在自己房里，下了班，就把她欣賞一下，多開心！哈！這就是幸

福!”……

## 2

当天过午，陈林又到表姐那里去玩。但只行长一个人在家。行长说：“今天上午我在街上碰上咱以前的炊事员老王，他说他村里有一块长三针的表要卖，是南洋华侨带来家的。你表姐想要，我想去看看就是没有空，明天你抽个空去看看好吗？”

“陈林！百货公司才进了一批新布。”陈林正要回答行长，表姐从街上回来了，她插上来说：“你这个讲究穿的快去看看去吧，去晚了可就沒有了。”

“真的？那我去看看去。”陈林又轉臉对行长说：“行，我明天抽空去。”说完就走了。

百货公司里人很多，陈林走到卖布的柜台前，一眼看到一个挟着一捆花布的姑娘从他眼前走过。陈林的心一下子热了起来。这姑娘一双大眼睛水汪汪的，鹅蛋脸，白里透红，一对又黑又亮的沉甸甸的大辫子上结着两块红绸布，穿着一身可体的紫红色格子布衣服。这正是二十天前在大集上碰见的那个姑娘。当时还有三四个姑娘和她在一起。陈林曾随在她的身后走了很长一段路：姑娘们进了百货公司，他也走了进去，姑娘们走出来他也走出来，活似被这姑娘拴住了一样。以后他被一个熟人缠住，一转眼就不见了姑娘们的去向。他回到机关以后，心中深感惋惜。他哪想到今天会在这里又碰见了她呢！

陈林目不转睛的看着那姑娘，但姑娘并没有在百货公司里久停，又到化妆品柜台前买了块香皂，转身便走出了大门。

陈林生怕她跑了似的，赶紧跟出大门，只见姑娘头也不回，一直走出东门，又向东南方向走去。

陈林痴呆呆的看了一会，忽然想到：东南那个庄就是炊事员老王家那个庄，这姑娘一定是那庄的。刚才行长要我去拿表，我倒不如这时去。在路上，我先跟这姑娘闹扯扯，看她有了对象没有。如果没有，我就通过炊事员老王给我拉扯一下，能行的话，就先和她结婚，享受两天再说！对！我不能白放过她！

他掉转头，向机关小跑似的走去。

行长正在家哄着小宝玩。陈林走到门口，平了平气：

“行长！我这就给你拿表去。”

“这就去？”行长直起了他那粗身子，“三点钟了，回来不耽误吃晚饭？”

“不要紧。我明天工作很多，怕没空去拿。”他瞅了下行长的那辆新自行车：“我骑着你的车子去吧？”

“骑着吧。”

陈林跨上了车子，车子铃拉的乱响，象枝箭似的，飏飏地朝城东飞去。

汗水浸湿了漂亮的丝绸衫，他弯着腰，晃着身子，圆溜溜的眼看着前方。姑娘眼看被追上了。

当他离姑娘还有二十来步时，“得”的一下跳下了车子。他喘息了一会，擦了擦脸上的汗，将被风吹乱了的头发用手指理

了理，才推着車子加快了脚步。

姑娘听得后面有人来，回头看了一眼，慌忙讓出了路。

“哎！你是到哪村去的？”陈林靠近了姑娘，摆出一付愉快的笑臉，温和地問。

姑娘稍稍放慢了脚步，回头看了陈林一眼，右手朝前一指：“就是前面那个村。”

“你們的村主任叫王經林吧？他在家沒有？”

“是叫王經林，他是我表叔。今天上午我見他来，不知現在在家不。”姑娘臉背着陈林。

陈林听說村主任是她的表叔，心更寬了。他笑着說：

“他以前是我們銀行的炊事員。”

“.....”

大路兩側的即將成熟的小麦又高又密，路上只有他們兩個。姑娘見陈林跟她并排走着，心里很不自在，她希望他赶快走开。陈林呢，心里却很舒服，他希望姑娘能慢点走，好和她多扯几句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姑娘臉上一陣发热，想不說吧，又不好，她犹豫了一下，羞澀的說：“我呀，叫秋霞。”

“秋霞！”陈林想：“人長得好，名字也鮮亮。嘿！我倒不如現在就了解一下，看看她有了对象沒有。”他心里一动，問道：

“噢！你男人是不是在外面工作？”

“看你說的！俺還沒結婚呢。”姑娘羞得臉通紅，她想：“这

人准認錯了人了。”

陈林听了，心里更高兴。可他冷靜一想：“沒結婚并不等于沒有爱人呀！”于是他又問道：

“我知道你沒結婚，我是問的你的爱人哪！”

“你是認錯人了。”姑娘为使对方不再追問这个問題，有点心煩似的說，“我根本就沒有什麼爱人。”

陈林多么願听“沒有”这两个字呀！現在終於听到了。他想：“好！进庄对老王說明，要他給介紹，就凭我这‘牌子’，准成！”他心里云里霧里，有些飄飄然了。他看姑娘一眼，再看一眼，他仿佛觉得眼前的姑娘就是自己的爱人了。他真想扑上去把她拥抱住接个过瘾的長吻！

“来！你坐上我的車子吧，我正好到你庄去。”

“不，不用，我不累。再有三里路就到家了。”姑娘紅着臉說：“你头前走吧。”

“看你这人！真不实在。”陈林朝四周看了看，見沒有人，很放心。“我騎車子很願意载人。看！順风，你坐上，我比騎空車还快呢。……你放心，我的技术很好，保証摔不着你。”陈林毗着那颗小金牙，紧瞅着姑娘，要求着。

姑娘想：“我坐你的車子象啥？”于是她坚决拒絕道：“不麻煩你了，我不願坐車子，走就很好。”

陈林那里肯讓，他將車子放下，想去硬拉姑娘。“这有啥关系，坐就比走强，来吧！”

姑娘見陈林要拉她，赶快向前快走了几步。陈林觉得很难堪。但他又想：“这姑娘羞羞答答，作风准正派，好，处

女!”……

村主任老王，今年五十多岁，人个挺瘦小的，撮着兩撇小黑胡。这人心眼挺多，以前他在行里当炊事員时，很会“看人下菜碟”。比如到了吃飯分菜的时候吧，一样化錢，行長領的菜就比股長領的多，股長領的就比會計、出納員領的多。陈林呢，虽說是會計，但因他是行長的小舅子，老王对他也另眼看待，領菜領啥的总比一般的人領得多。陈林和老王的关系自然不錯，兩人常在一起說說鬧鬧的。去年冬天，老王因家里沒有劳动力，就辞职回家生产去了。回到家，庄里的老少爺們見他在县里工作过，准多懂些道理，所以就把他选成村主任了。

陈林到了村主任家里。不凑巧，村主任沒在家。村主任的老婆还挺年青，收拾的头是头脚是脚的。她对陌生的客人說：“同志！你稍等一会，他准在办公处里，我叫他去。”

不多会，村主任急急忙忙地回家来了。他撮着小胡，笑嘻嘻的說：“哎哟！是你呀老陈。什么风把你刮来了？”陈林毗着金牙說：“你猜猜是什么风吧！”

进屋来，陈林滿屋端詳，想找个臉盆洗洗臉。发现臉盆挺髒的，便又不想洗了。他摸出小手絹来，使勁地把臉擦了几下，說：“老王！你村里有块表要卖？”

“是呀！行長叫你来的吧？好，你先坐坐，我去拿去。”

“別忙別忙，等会就行。”陈林和村主任又閑聊了几句，便談到正題上来了。

“老王！你們村有个叫秋霞的姑娘？”陈林毗着金牙問。

“有呀！是我的堂房侄女，在村前头住。怎么的？”村主任疑問的瞅着陈林。

“不怎么的，我閑問問。”陈林笑嘻嘻的，“她家几口人？”

“就娘倆过日子。怎么的？你到底問这个干什么？你想……”

“对呀！你能給介紹一下嗎？”

“嘿！”村主任胡子擻得老高，兩手拍着腕說：“好呀！原来你是为这个来的！”

“就是呀！你得給想想办法。”陈林笑着說。

村主任眼直翻，胡子直擻。他想：“陈林这小子很漂亮，又是干部，要是我給提一下也許能成。”他又想：“他表姐的爱人又是行長，要是我給他介紹成了，不但陈林是我的知己人，就是行長家兩口子也不能拿我当外人看待。多好呀！要是我有个困难或遇上个啥事的，他們还能不帮我个忙？……”

“陈林！你真想要她嗎？”村主任突然問。

陈林眨了眨眼：“咋！还有假的？”

“嗨！你不知道。以前給秋霞說亲的都挤破了門，可秋霞娘都不应允。”村主任摸出了烟袋，裝上烟，点燃，猛吸了一口，接着說道：“她娘一辈子就这么个閨女，疼得不得了。你看她那皮色，哪象干庄稼活的姑娘？家里有了重活，都是找秋霞的舅舅們来做。她娘的意思，是想等閨女大了，找个‘养老’女婿来家，一来她舍不得閨女远嫁；二来，她是想找个养老女婿来，繼承她的家业。可是找了好几年，一家合适的也沒找到。閨女一年年的長大了，老留在家里又对不住閨女，……”

村主任說了半天沒說出个門道来。陈林听得不耐煩了，打斷了他的話說：

“你說这么些，沒头沒腦的，你快說有办法沒有吧！”

“你別急呀！”村主任笑着說：“我这么想：你小伙長得又挺好，又是干部，你的工作崗位离这里又近边，只要你……。”

“对呀，老伙計！”陈林不等村主任說完，就高兴得跳起来。“你看：她娘一輩子就这么个閨女，要是嫁給別人，結了婚准得帶走。那时，閨女舍不得娘，娘更舍不得閨女；跟咱呢，多近边，再說，就是她老住在娘家也行……嗯！你去說时，就說我家里弟兄多，結了婚我算她家的人……你看怎样？”

“她娘那头倒好說，就不知道閨女怎样。其实，只要她娘同意了，閨女也不成什么问题。你不知道，秋霞那閨女又厚道又老实，对她娘很孝順，百依百从。”

“哎！老王……”陈林毗着金牙，一句話剛要出口，忽見村主任老婆由外走进来，馬上压低了声音，咬耳朵似的对村主任說：“老王，說的时候，可得替我多吹吹呀！咱又不是外人，对吧！”

村主任猛地拍着陈林的肩膀說：“你这小子真厉害！好！这回我一定帮你弄成。”

“老王！这村有卖肉的吗？”

“有！你要先請客嗎？”

“先請客！……”

秋霞坐在炕上做新裁的花布衣服，娘在炕下扫地，秋霞的



耍伴外号叫胖杏(因为她生得胖,臉儿又象杏子样)的姑娘也在那里耍。她们一面做着针线活,一面随便说着笑话。

秋霞娘扫完了地正要上炕,忽然门外有个女人喊:

“大婶子!”

“誰呀,做什么?”秋霞娘答道。

“秋霞她大爷找我捎个信,叫你到他家去一趟!”

“她哪个大爷?”

“村主任呀!”

“嗷,知道了。”

秋霞娘又不上炕了,她自言自語地說:“他叫我去有什么事呀!……我去看看去。”

秋霞做好了晚飯,娘才回来。看娘的神色,又欢喜又帶点慌張的样子。秋霞看着娘的臉色問:

“娘!我大爷找你有什么事?”

娘坐到炕沿上看着閨女說:

“秋霞!咱幸亏还没和別人家訂亲。”

“咋?怎么的?”秋霞那双大眼睛閃了兩下,吃惊地問。

“你大爷說,他要給你介紹个好对象。”

“怎么!那……”

“你別急,先听我說。”娘生怕被人听去似的,朝外看了看,小聲地說:“听你大爷說,这个人挺合适的……”

秋霞受不住,打断了娘的話,說:“娘!咱別光‘挺合适的’,人家是誰,咱也不知道……”